

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残疾叙事

潘律

福建师范大学, 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 残疾作为贯穿人类生命历程的普遍现象, 其文学表征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与文学伦理思考。本文以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为研究对象, 以残疾研究为核心理论, 系统剖析文本中残疾叙事的人文关怀、书写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发现,《星期六》突破了传统医学视角对残疾的个体化解读, 通过残疾的渐进性与普遍性, 解构了健全与残疾的二元对立认知。然而, 文本仍未摆脱传统文学对残疾形象的工具化书写, 将文中残疾角色塑造成典型的叙事假体。直至诗作《多佛海滩》唤醒巴克斯特内心的情感共鸣, 这一角色才挣脱符号化、功利化的叙事桎梏, 展露残障群体的真实人性, 完成残疾叙事的突围。本文认为,《星期六》的残疾叙事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工具化书写的内在张力, 其叙事实践既丰富了当代残疾文学的表达维度, 也为文学残疾叙事摆脱工具化困境、回归残障主体本真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照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星期六》; 麦克尤恩; 残疾叙事; 叙事假体

Disability Narrative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Pan Lv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Fujian Fuzhou 350000

Abstract: A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running through the course of human life, disability, in it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embodies profound socio-cultural logic and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ethics. Taking Ian McEwan's novel *Saturda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ing disability studies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concern, writing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disability narratives in the tex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aturday* transcends the individu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disability from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perspective. By depicting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ity of disability, the novel deconstruct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ble-bodiedness and disability. Nevertheless, the text still fail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nstrumentalized portrayal of disabled figures in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reducing disabled characters to typical narrative prostheses in the story. It is not until the poem *Dover Beach* stirs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in Baxter that this character casts off the shackles of symbolic and utilitarian narration, reveals the authentic humanit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realizes the breakthrough of disability narra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sability narrative in *Saturday* features an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humanistic care and instrumentalized writing. Its narrative practice not only enriches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s of contemporary disability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textual reference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disability narratives in literature to get rid of instrumentalization and return to the authentic subjectivit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Keywords: *Saturday*; Ian McEwan; Disability narrative; Narrative prosthesis

0 引言

“‘残疾’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残疾’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是文学作品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问题”^[1]。从全球范围来看,残疾并非小众群体的特殊遭遇,而是与每个人潜在相关的普遍议题。据估计,“全球约有 5 亿人存在严重的残疾问题,约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一统计数据在国家层面也同样适用:1991 年,美国医学研究所估计全国共有 3500 万残疾人,占人口的七分之一”^[2]。与此同时,意外事故、疾病乃至自然衰

老都可能使人成为残疾群体的一员。从本质而言,只要生命持续,每个人都将经历身体机能衰退的过程,残疾几乎是人类生命历程的必经之路。这种普遍性意味着残疾研究绝非边缘话题,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生存体验的核心议题。

然而,尽管残疾具有普遍性,残疾人群在社会文化层面却常遭遇污名化与刻板认知。文学传统中,残疾人形象长期被工具化与符号化,往往与邪恶、病态、悲剧或复仇等叙事功能绑定。残疾作为一个特殊的叙事符号,一方面能够催发出独特的叙事情境,赋予作品特殊的情感张力和

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却使得残疾群体被简化为供健全人观察、同情的对象，始终处于被观察、被评价的他者位置。

因此，引入残疾研究的视角势在必行。目前学界对残疾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且权威的界定。《贝德福德文学批评术语》(The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al and Literary Terms) 提出，残疾研究“致力于推翻对残疾的医学化解读，并用社会模型取而代之”^[3]。这一界定揭示了该领域最根本的立场：反对将残疾简单地归因于个体的生理、心理或发育缺陷。迈克尔·贝鲁贝 (Michael Bérubé) 在访谈中进一步明确，残疾研究的核心是“探究残疾在社会中的组织形态”^[4]，即跳出个体身心缺陷的单一视角，将残疾作为一种由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与文化观念所塑造的社会现象来研究。戴维斯 (Davis) 指出残疾研究的对象应是“那些规范和制约我们如何看待身体、以及如何通过身体进行思考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因素”^[5]。综上所述，几位学者虽表述各异，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即拒绝将残疾视为个体身心的固有缺陷，主张残疾是由多重社会因素建构的产物；残疾研究的使命是探究社会层面对残疾的塑造逻辑，而非对个体缺陷的分析与评判。

残疾文学批评为我们重新解读文本、挑战固化认知提供了关键路径。这一领域突破传统医学模式对残疾的个体化理解，转而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审视残疾如何被话语、制度与文化实践所塑造。借助残疾文学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文学文本，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残疾人处境与权利的深层思考，更能精准揭示残疾人受到压迫的社会文化逻辑，进而增强我们对残疾人现实的理解与人文关怀。

1 残疾叙事中的人文关怀

残疾具有动态性与普遍性，意外事故、疾病乃至自然衰老都可能使人成为残疾群体的一员。正如西伯斯 (Siebers) 提出，“‘健全’至多只是一种暂时的身份，而作为人类，可以确保的是，不管什么身份最终都会与某种形式的残疾身份相遇”^[6]。汤姆森 (Thomson) 也提出了相似观点“身体是动态的，不断与历史和环境互动，我们都将演变为残疾”^[6]。文中贝罗安的母亲就是最好的例证。母亲年轻时是游泳健将，身子敏捷，体态轻盈，“她的双脚剧烈地搅动着，修长而白皙的手臂举起来劈向水面，她划出的波浪越来越大”^[7]，然而如今的母亲记忆丧失，无法独立行走，贝罗安在搀扶她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母亲双臂间努力的战栗和肌肉的紧张”^[7]。这种今昔对照的书写在形成情感张力的同时，也揭示出更为深层的命题：残疾并非从 A 状态到 B 状态的断裂，而是同一生命在不同阶段的

两种形态。莉莲的游泳天赋和她的认知丧失，是同一具身体在不同时间刻度上的不同呈现。所谓的“健全”，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所谓的“残疾”，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异质状态。当小说让读者同时看见莉莲的“过去”和“现在”，它便拒绝了将残疾简化为“异常”的认知框架。

贝罗安与母亲在精神与身体层面一脉相承，他继承了母亲的严谨与理性，作为外科医生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冷静克制，对物品摆放与工作流程保持高度规整；他同样遗传了母亲的运动能力，擅长壁球等运动。甚至，他也有可能一脉相承母亲走过的“残疾”之路，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想到自己再过三十五年或许用不了三十五年也会变成这个样子”^[7]。贝罗安的自省将这一命题推向普遍性：残疾不是“他者”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生命历程的必然终点。当小说拒绝将莉莲他者化，当它让读者在莉莲身上看见自己的未来，它便完成了对“残疾”最深切的人文关怀——不是同情，而是共在；不是注视，而是承认。

事实上，麦克尤恩将这种残疾普遍性推至所有人身上，文章中出现的角色都或多或少带有残疾。显性维度上，巴克斯特罹患亨廷顿舞蹈症，肢体失控、情绪暴戾；母亲莉莲受阿尔茨海默症侵蚀，记忆溃散、认知断裂。隐性维度上，主角贝罗安深陷技术理性异化的困境，人文精神缺失；而笼罩整个伦敦社会的后 911 集体焦虑与生存恐慌，更是让大众共同陷入持续性的精神不安。书中的每个人都在生理、精神、行为或认知层面拥有短暂或持续违背常态的时刻。书中所有角色都在诉说一个真相：残疾不是悲剧叙事，而是人人都能进入，普遍存在的某种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拥有短暂违背“正常”状态的时刻。

麦克尤恩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对残疾的人文解读。他告诉我们，残疾不是需要被拯救的缺陷，而是人类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识残疾、接纳残疾，本质上就是认识自我、接纳生命的全部；残疾也从来不是生命的裂痕，而是生命本真的模样，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与之共生的生命常态。

2 悄然运作的叙事假体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虽试图呈现对残疾议题的关照与人文思考，但其残疾叙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文本中存在将残疾角色塑造为叙事假体的倾向。叙事假体是指“历史上残疾一直被用作一种工具，让文学叙事能够借助其表现力、颠覆潜能和分析深度来实现创作的目的”^[8]。这种书写本质上是文学叙事对残疾的结构性依赖——残障

仅被用作启动故事的功能性要素,而残疾角色自身的生命体验、内在感受与真实困境,却被极大程度地边缘化与忽视。

残疾在充当叙事假体时通常发挥其隐喻功能。在《星期六》中,巴克斯特所患的亨廷顿舞蹈症正承担了这样的隐喻功能。“身体的脆弱性与多变性,恰恰象征着哪些无法被理性与秩序所掌控的事物”^[8]。亨廷顿舞蹈症这种以不自主颤抖、情绪失控和认知衰退为特征的疾病,被文本塑造成一种“失控的身体”的象征,与贝罗安所代表的理性、秩序、自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形成尖锐对立。巴克斯特的身体成为现代都市中一切不可预测、不可驯服之物的肉身化身——他既是阶级焦虑的投射对象,又是对贝罗安医学权力与理性自负的无声嘲弄。除此之外,亨廷顿舞蹈症的遗传性与不可治愈性,在文本中被悄然转化为一种关于“命运”与“偶然性”的哲学隐喻。对于贝罗安来说,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过上悲惨生活、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因素是基因。当他在手术台上面对巴克斯特的大脑时,他所遭遇的不仅是一个需要修复的器官,更是一种因基因的随机性而造成的生命悲剧。

残疾除常被用作隐喻之外,其与叙事的关系也是探讨文学伦理的重要议题。“残疾不可知性的叙述强化了讲述残疾故事的必要性”^[8],换言之就是“残疾本身就催生了诠释的行为”^[8]。因此,残疾人物时常被用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工具。巴克斯特作为全文最大的工具角色,他首次出场便与主人公贝罗安当街发生冲突,瞬间击碎了贝罗安此前沉醉于伦敦都市繁华、安于中产阶级安稳生活的精神状态,让文本潜藏的不安与焦虑彻底浮出水面;第二次登场更是直接引发了全书高潮,他带领同伙闯入贝罗安家中,突破层层安防,彻底瓦解了主人公所有自我欺骗的幻象,迫使贝罗安直面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力入侵。

尽管叙事中主动利用了这种残疾,让残疾角色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却忽略其作为生命实存的主体性,形成极具讽刺性的书写悖论。正如《叙事假体:残障与话语的依附性》书中所言“文学试图‘照亮’残疾的黑暗角落,但这种努力恰恰产生了一种话语征服的形式”^[8],尽管巴克斯特的情节在文章中占据一定篇幅,但其自主发声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其人物形象的建构几乎完全依附于贝罗安的凝视与医学视角,“贝罗安的注意力,处于职业的关注,再一次落在了巴克斯特的右手上。那不是一种简单的颤抖……”^[7]“在大体观察了他几秒钟之后,贝罗安突然间恍然大悟”^[7],巴克斯特始终是被审视、被诊断、被定义的

客体,而非拥有主体性的个体。在贝罗安对巴克斯特进行医治的过程中,叙事重心投向贝罗安的专业素养与精神状态,极力突显贝罗安的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甚至这场手术让他“感到平静,心境开阔,充满了存在的充实感”^[7],这一系列描写均以强化主人公的医者光环与精神满足为目的,而非聚焦于巴克斯特的痛苦、恐惧与生命处境。小说自始至终未交代巴克斯特在术后是否苏醒、其后续命运如何,更未给予他任何表达自我的话语空间,其主体性与生存结局被彻底悬置。由此可见,这一救治情节的叙事功能并非展现对残疾生命的真正尊重与关怀,而是通过贝罗安主动施救的行为,塑造其不计前嫌、悲悯仁爱的道德人格,最终完成对理想中产阶级身份的美化与建构。而巴克斯特作为叙事假体,一旦完成其推动主人公成长与道德升华的功能,便被文本无情地丢弃。

3 审美焦虑与叙事突围

奎森(Quayson)提出“当文学文本中主导的表征规则,因残疾而短路时,就产生了审美焦虑”^[9]。文中的表征规则主要由科学理性主导,它在小说前半部分运行良好——贝罗安用它来诊断和控制巴克斯特,在第一次街头冲突中成功脱身,进而读者也被引导进入这种期待:贝罗安的理性将再次成为他应对威胁的武器。当巴克斯特闯入贝罗安家中,叙事似乎正沿着这条预设的轨道冲向高潮。

然而,当贝罗安故技重施之时,贝罗安所秉持的医学专业知识与理性认知,不仅未能有效缓解双方的冲突僵局,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反而是黛西朗诵的诗歌《多佛海滩》以其超越理性的精神力量,成功感化了巴克斯特。“信仰之海/也曾有过满潮……但如今我只听得/它那忧伤的退潮的咆哮久久不息”^[10]。信仰之海退潮,世界只剩冷漠与黑暗;人类彼此疏离,在黑暗中独自挣扎,这一切都唤起了巴克斯特隐藏内心的痛苦。“我们犹如处在黑暗的旷野/斗争和逃跑构成一片混乱与惊悚/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互相冲突”^[10],更是精准复刻了他一生的生存状态:作为被社会边缘化的底层混混,他终日在暴力、恐惧与无助中盲目挣扎,如同黑夜中冲突的无知军队,无人理解、无处依托,而诗歌让他第一次看清自己野蛮外壳下的孤独与痛苦,卸下所有防御。

巴克斯特在小说中承担着激发冲突的功能,却在听完黛西朗诵的诗歌后落泪,这一瞬间其形象由施暴者变成了诗歌的聆听者、崇拜者。从暴力入侵到感动落泪,巴克斯特溢出了原先的预设框架,使角色功能断裂、情节预期悬置,引发了审美焦虑。他的泪水是真实的,但意义却无法

被贝罗那套神经科学的规则所解释。奎森指出,这种断裂会产生一个“阐释的僵局”(hermeneutical impasse)^[9]。作为读者,我们无法确定这泪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疾病导致的情绪失控?还是他残存的、未被疾病摧毁的人性对美与悲悯的共鸣?文本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它将这两种可能性并置,让叙事的顺畅流动在此处打了个结。

审美焦虑的出现,暴露了任何一种单一、霸道的表征系统在捕捉人性复杂维度时的无能为力。巴克斯特的泪水是一个微小但坚决的证据,证明了即使是被疾病严重侵蚀的大脑,也依然保留着对美、对超越性体验的渴望和能力。这是他对贝罗那套临床诊断的无声反抗,也是对将他彻底工具化的叙事逻辑的挣脱。他不再只是一个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假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审美焦虑让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看似可以被科学诊断、被社会定义、被叙事收编的叙事假体内部,都可能存在着一个沉默的、无法被化约的“多佛海滩”——一个孤独地聆听世界潮汐退去的灵魂。这或许正是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想要抵达的更深沉的文学与伦理的维度。

4 结语

综上,《星期六》的残疾叙事具有双重价值与内在张力:一方面,作家正视残疾的渐进性与普遍性,解构社会对残疾的污名化刻板认知,构建起包容共生的人文生命观;另一方面,其仍难以摆脱文学叙事对残疾形象的结构依赖性,陷入叙事假体的书写困境。而审美焦虑的生成与释放,则构成文本最珍贵的叙事突破,既彰显了麦克尤恩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也为当代文学残疾叙事跳出工具化表征、回归残障主体本真,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创作启示。

参考文献:

- [1] 薛皓洁. 当代英美文学的残疾批评[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 44(03): 136-143.
 - [2] Davis, L. J. 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M]. London: Verso, 1995.
 - [3] Murfin, R. & S. M. Ray (eds.). The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al and Literary Term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4] 阳洋, 迈克尔·贝鲁贝. 残疾研究、文学与人文: 迈克尔·贝鲁贝访谈录(英文)[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2): 1-16.
 - [5] Siebers, T. Disability Studies[M]. 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 [6] Garland-Thomson, R. Extraordinary Bodies: 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McEwan, I. Saturday[M]. New York: Anchor, 2005.
 - [8] Mitchell, D. T. & S. L. Snyder. Narrative Prosthesis: Disability and the Dependencies of Discours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9] Quayson, A. Aesthetic Nervousness: Disabi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J]. Modern Philology, 2011, 108(3): E210-E213.
 - [10] 阿诺德. 多佛海滩[C]// 飞白, 译.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184.
- 作者简介: 潘律(2002-), 女, 汉族, 浙江嘉兴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邮箱: 1053454029@qq.com。